甘孜日报 GANZI DAILY
康巴周末
康藏人文
2019年11月1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唐闯 组版:边强

半分钟故事

为什么昨晚不来偷钱

◎路人乙

阿口登巴想出门去做生意,就去借了一百个藏洋当本钱。

没想到就在借钱回来的这天晚上,他家闯进来一个身材高大、面目凶神恶煞的强盗,手里还提着刀。阿口登巴知道自己不是强盗的对手,就不敢阻拦。阿口登巴悄悄地躺在床上假装熟睡,眼睁睁地看着强盗把装有一百个藏洋的口袋拿走了。

第二天晚上,阿口登巴想到昨晚自己借的钱被抢,越想越生气,没有办法睡着。正在这时,一个身子矮小、瘦弱的小偷悄悄摸进他家来。阿口登巴假装睡着,悄悄看小偷在家里东翻西翻。

小偷没有找到东西,失望极了,正要离开,阿口登巴跳起来一把抓住小偷就打,一边打,阿口登巴还一边骂:“你为什么昨晚不来偷?如果昨晚你来偷,不就被我抓住了吗?我的钱不就不会丢失了吗?”

记忆康藏

我们的康定情歌

◎郭昌平

有关那天的演出,时任《新疆日报》总编辑的张紫葛先生是当事人,喻宜萱到新疆演出,他曾亲自陪同,所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是十分的清楚的,为此他在1986年在重庆出版社公开出版的名为《在历史的夹缝中》一书中,作了较为祥细的介绍:

“准备工作做得很细致。例如,除了把行营西大楼的演奏大厅粉刷一新,精心布置之外,还新装了城内城外两处广场的有线高音喇叭。当时的迪化,根本没有这项设施,高音喇叭是专人从南京紧急运来的,从西大楼到两个广场的喇叭专线是专门架设的。而西大楼到广场,特别是到南门外维文会对面的广场,有相当的距离,架线工程比较大,张治中亲自指示,派一个工兵营突击了3天才完成。张治中的意思是,使西大楼演奏厅的演唱同时在城内城外的广场广播,与民同乐方能造成广泛融洽的音乐气氛。用‘管夫人热’来冲淡,最好是淹没战争的阴影。”

“管夫人独唱会的场次是这样安排的:第一场,邀请中苏文化协会的全体理事及文化、教育、卫生界人士欣赏;第二场为以总司令宋希濂为首的将军和高级军官们演奏;第三场,以陈希豪、刘孟纯为首席观众,是为党、政官吏演出的专场。”

“第一场演出,邀请了苏联总领事馆秘书级以上的全体官员。其中乌尔马索夫副总领事算是主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,是主人。其余外交官则是“中苏文化协会”理应邀请的苏联贵宾。这场邀请了文化协会的主要理事,其中的阿巴索夫、赛福鼎等几位已返伊犁,仍然备了请帖,早几天委托中苏航空公司带去了伊犁,从而送去了一个直接了当的信息符号。”

“第一场观众席的前排次序是:张治中和苏联总领事萨维列夫居中。张治中右边是美国领事派克斯顿夫妇、麦斯武德夫妇、英国领事何志仁(霍尔姆斯)夫妇;萨维列夫左边是他的夫人、叶谢也夫副总领事夫妇、康士坦丁诺夫、刘泽荣。乌尔马索夫副总领事夫妇坐在第二排正中,由我陪着,我坐在萨维列夫后面,乌尔马索夫坐在张治中后面,他的夫人的前面是派克斯顿夫人。这个座次都是拟个初稿之后请乌尔马索夫斟酌过的。”

”原拟方案是:张治中的左右都是苏联外交官夫妇,美领事夫妇在叶谢也夫夫妇的右边,而英国领事则在第二排。乌尔马索夫建议改成了现在这个座次。这虽是一个小小细节,却也有外交信息。原拟方案尊重外交等级原则,美英外交官都是领事级,而苏联外交官是总领事级;更重要的是:表示张治中的亲苏外交,把苏联外交官放在第一位,等于表态说:不管目前新疆局势如何,我们决无引美国自重,加强与美国的纽带来对抗苏联的倾向。而苏方建议改动座次,表示他们理解张治中的处境,尊重张治中外交平衡的设想。等于向张治中说:你只要不搞蒋介石那一套一一向美国一边倒,我们就满意了。”

“在第一场演出之前举行了宴会欢迎管夫人。这次宴会没有邀请美、英外交官,没有将军出席作陪。管夫人本来以民歌见长,这次演唱也就主要以民歌为主。第一场的第一首就是民歌《康定情歌》。也许是隆重的接待带来了鼓舞,也许是张治中的诚恳敦请输入了力量,也许是塞外壮丽的祖国山河凭添了壮志,也许是面对如许重要外宾激发了中华儿女的爱国热忱,管夫人这天的演唱实在是漂亮极了。在这之前,我听过她的多次演唱,确实觉得她从来没有象今天唱得这样美妙。在我的视觉里,今天的管夫人特别秀丽、娉婷,艳丽照人而又端庄恬娴,她步履生姿,仪态万端,表现了“空中幽松”加“月射寒江”的中华美人的特殊风韵。当她步出台前时,令人不期而然地想到汉武帝李夫人的绰约婉曼,当她婉如美术巨匠达芬奇精心描绘的线条随着歌声微微上引时,就好像是赵飞燕绝唱‘仙乎!仙乎!’的情景正在重现。她这天的嗓音特别出色,许多地方,例如《康定情歌》的旋律曲折之处,木来就是女高音的高亢部位,她又似乎再拔高了八度,真有纤歌如云、响彻崑崙之巅的气势。而音色又是这样珠润玉圆,古人所谓‘滴滴莺歌’远不能完善地形容她今天这歌喉给听众所带来的奇妙感觉。”

“演唱中,不断获得热烈的掌声。我不时听见前座的萨维列夫夫妇、邻座的乌尔马索夫夫妇啧啧赞美。最后一支歌唱完之后,在雷鸣般的掌声中,张治中陪同萨维列夫等外交官祝贺管夫人演唱成功。萨维列夫总领事说:‘祝贺您的成功,美丽的夫人!您唱出了和平的、友谊的、人民的歌声!张治中高兴极了。他接上苏联总领事的话说:‘你的成功也是我们大家的成功—我们请来了你这位和平、友谊的人民的歌唱家。’外交特派员刘泽荣,亲自用他那连俄罗斯学者都赞叹佩服的极其漂亮的俄语,以标准的语音、浑厚的嗓音朗声地翻译了张治中的话。并按张治中和苏联总领事的语态,把‘和平’一词说得特别响亮、庄重。”

二十四节气

鸿飞霜降

◎李艳霞

十月收敛了锋芒,秋风拔尽喘息,忍着叶子最后的舞蹈和歌唱。斑驳的叶子,犹如空中盘旋的鸟儿,划过苍穹一道道金色的弧光。深秋,鸿雁归飞,其时开始霜降,银色冰凌覆盖落叶枯黄。

鸿飞霜降,是时序变化和年岁更换的标志,守时、守信、守约,从不曾撒谎;鸿飞霜降,引经据典,蒲松龄的《与张历友书》:“鸿飞霜降,不知几度,云树之思,无日忘之”,描写了客在他乡、那种难以忘怀的乡愁和浓郁的乡恋情结,千古不磨,渊源流长。

鸿飞霜降,带着一种感伤,闯入千家万户的门窗,窗外萧条的景象,不乏有些兴味索然,心灰意懒,百结愁肠。与其意气消沉,无精打采,一幅茫然相,倒不如清赏眼前的鸿飞霜降,剖析它的抱诚守真,看它是怎样为人间传递情报,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,风尘仆仆在路上。那么,就冠以“君子一言,快马一鞭”的品行,为霜降的担当和信誉名扬!

说来“鸿飞霜降”的守时、守信、守约,还要从“白雁有信”说起。

《浔阳记》记载:“庐山顶上有池,水池中有三石雁,霜落则飞于此山。”大雁特别守时,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证实:“北方有白雁,似雁而小,色白,秋深则来,白雁至则霜降”。霜降一般是在每年公历的10月23日,太阳到达黄经210度时,为二十四节气中的霜降。霜降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,是秋季到冬季的过渡节气。无论是白云苍狗,沧海桑田,霜降都会如期而至,不负冬天的期望。

杜甫诗也云:“故国霜前白雁来。”而白雁不是一般的大雁,而是另一种叫“雪雁”的品种。“霜降”不仅蕴含着凉爽的诗意,涵盖了踏实守信,还有着一个妙趣横生的典故。这个典故竟然与大雁也有关。据说:金人元好问,在他15岁的时候,去并州赴试途中,曾碰到一个捕雁之人,向他讲述了一个故事——“早晨捕获一只雁,被我猎杀,不曾想,竟有一只脱网之雁悲鸣不能去,自投于地而死”。元好问感念大雁有情,向捕雁者买下这两只大雁,将它们合葬在汾水之上,垒石为识,号“雁丘”。于是,就有了开篇名句:“问世间,情为何物,直教生死相许?”。

大雁的忠贞不渝让人深信无疑,大雁的爱情令人神往!而霜降为了完成季节的交替,像信使一样,迎着寒风,冒着秋雨,马不停蹄,首当其冲,顶天立地,不辱使命,及时把信息传递,让人们免于延误备战寒冬侵袭的战机。用君子的格局来释译“霜降”的个性,何等的恰如其分,贴切不过!

如此寥廓、深沉的“霜降”,让人敬仰。多想生命中,出现这样的气象:即使人生处于严酷而恶劣的环境下,也能呈现晶莹剔透,童话般的唯美雾凇景象;即使人生如此不堪或者失意,看不到半点的葱郁,甚至频频遭受挫折和冷遇,也要一路吟唱:

深秋柳陌露凝霜,衰草疏疏碧水凉。

小径清幽烟霭霭,金风萧瑟野茫茫。

雁鸣长空排斜阵,花陨残荷对夕阳。

云淡天高陶菊傲,羊肥牛壮满粮仓。

冬韵。藏地青鸟 摄

嘉绒风情

丹巴十三角碉

◎杨全富

远古时代,古人已把天地未分、浑沌初起之状称为太极,太极生两仪,就划出了阴阳,分出了天地。古人把由众多星体组成的茫茫宇宙称为“天”,把立足其间赖以生存的田土称为“地”,由于日月等天体都是在周而复始永无休止地运动,好似一个闭合的圆周无始无终,而大地却静悄悄地在那里承载着我们,恰如一个方形的物体静止稳定。因此,普格顶山顶的“足桑卡”碉楼群,内部结构以柱状和近似于正方形为主,也暗合传统的“天圆地方”之说。

中午时分,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赶着一群牛羊经过我身旁。在我的邀请下,他与我分享背囊里的食物。于是,我们围绕十三角碉开始了我们的龙门阵。老人非常健谈,他给我讲诉了这样一则故事。相传在远古时代,在普格顶住着一户穷苦的老百姓,家中有一个叫卓玛的姑娘。卓玛姑娘12岁的时候,已出落得美丽动人。她不仅美丽,而且智慧过人,将家中的大小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在她的操持下,家中渐渐富有起来,成为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。

然而人怕出名猪怕壮,几股土匪对卓玛一家的财产窥视已久,为了防御这些贼寇,卓玛姑娘决定将家搬迁到山腰上,选址就是现在十三角碉的所在地。她聘请了当地有名的石砌匠人修建了一座四角碉楼,几年后,四角碉楼如期修建完毕。有一天,卓玛姑娘外出。当来到半山腰处时,看见一座八角碉楼矗立在山包上。她被八角碉楼无与伦比的美所打动,遂决定在自己的房屋旁也修建一座比八角碉还要雄伟美观的碉楼。

在修建十三角碉时颇费了一番周折。因为八角碉互相对称,且有四角碉作为蓝本,因此修建时较为容易。然而十三角碉的修建在整个嘉绒藏区是第一次,且每个角的角度很难把握。当时没有度量角的仪器,因此匠人们坐在一起,一连研究了几天几夜,然而还是一筹莫展,毫无头绪。

几天后,匠人们找到卓玛姑娘,表示无能为力。卓玛姑娘笑了笑,飞速在草地上插上二十几根木棍,将手中的羊毛线快速在木棍上绕来绕去。不一会儿,碉楼模型出现在人们面前。被卓玛姑娘的智慧所折服,匠人们目瞪口呆,纷纷竖起大拇指齐声赞颂。第二天匠人们根据卓玛姑娘所做的模型,开始动工修建当时堪称整个嘉绒地区最为雄伟的工程。几年后,碉楼如期竣工。因为有了碉楼的庇护,卓玛姑娘一家人从此告别了心惊胆颤的日子,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。

然而天有不测风云,一场疾病无声地降临到这片土地上,且来势汹汹。只要家中有人得了这种病,全家人都会被感染。而且当时的医疗条件极其贫乏,常常是十室九“病”。人们在病魔面前束手无策,只能等待死亡的降临。卓玛姑娘家也没能幸免,在一个寒冷的夜晚,全家人都抱成团蜷缩在一起离开了人世。那时候,很多人对卓玛姑娘遗留下的家产垂涎三尺,也曾有人借机霸占了碉楼,然而住上一夜之后,都莫名其妙死去。贪婪的人们才逐渐打消了将房屋据为己有的想法。

有一天,寨子中的一位放牛娃来到这里,突然听到十三角碉楼内传来异样的声响。这个孩子大着胆子趴在窗口往里一看,只见一条巨大的蛇盘踞在房屋内,抬着硕大的脑袋,正吐着一颗红色的珠子。放牛的孩子吓得连忙往家中跑,几天过后,这孩子因惊吓过度而莫名死去。从此之后,人们再也不敢到这里来,因此这座碉楼才得以保全。

讲完故事,老人双手合十,喃喃祷告着。过了许久,老人睁开眼,指着山脚下的村寨说:“过去,这里的住户只要有儿子降生,都要修砌碉楼以示庆祝。每年修一米左右,待到孩子长成小伙,那碉楼也已建成。这些小伙结婚生子之后,又开始为自己的孩子修葺碉楼,就这样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地反复修建而乐此不疲,终于完成这些宏大的工程。”

老人顿了顿,用略带不舍的语气告诉我,解放后,普格顶还残存有碉楼300余座,如今,整个梭坡乡共有碉楼170余座,保存较完好的41座,残缺的111座,遗址23处。“古时候,丹巴境内一共有三座十三角碉,其余两座已覆灭于历史的烟尘中,只有这座十三角碉还矗立在这里。”老人自豪地说。在回去的路上,我再次回望没在山林里的十三角碉。此时,夕阳的余晖正柔柔照射在那里,十三角碉在光影的作用下,显得更加高大,更加雄伟。

笔走高原

亚丁之旅

◎苍须

暑期与儿子去成都玩了几天,去稻城亚丁是临时决定,他想去。

6点的车到客运站时,天还未亮。大巴车停得满满当当,却不见去稻城的。等待中遇见浩明,他与儿子年龄相仿,是独自背包旅行的美国人。浩明能用汉语交流,一句“我跟你们一起”,让人多了份对他的照应之心。路上,我们又遇见一个去稻城上班的帅哥,把他当向导似地问了许多问题。上车后大家一起坐在前排,他说,坐前面可以看风景,坐定后拿出食物分享。

在聊天中,我们慢慢了解到浩明是留学生,已结束在哈工大的学习,旅行后将继续赴读台湾大学。出发不久就下雨了,窗玻璃上一条条水流汇聚。儿子看手机,浩明戴上耳机、眼镜,开始睡觉。

因有塌方,车在途中滞留。人们纷纷下车等候,有的聊天,有的看风景。雨还在下,白雾环绕着青山,青山环绕着我们。江水在山脚下奔流,转弯处,有薄雾缓缓升起。浩明快要出发前才下车,看到眼前景象,轻轻地赞叹一声:哇!上车后,他问我们住在哪里,并在同一家客栈订了房。他说到亚丁后会去山上徒步,搭帐篷。

车子穿过一个又一个长长的隧道,来到康定。雨停了,路边的格桑花白白粉粉,开得正妍。小城依山而建,许多的藏式建筑。途中初遇民族气息浓郁之地,知道越向前走,便越深入藏区。稍事休息,继续前行,一路看到不少骑行318线的“行者”,这些骑手很快被大巴车远远甩在后面。我告诉浩明,他们骑自行车去拉萨,这是318国道,有很多骑行的人。浩明听后连连称赞。

沿着318线继续前行,堆放整齐的嘛呢石越来越多,山间常见一条条五彩的经幡。当第一只牦牛在视野中出现,我便不时在长满青草的山坡上寻觅牦牛的身影。已是中午,听见司机说,我们在折多山上,估计晚上10点钟能到稻城。向外看了看,山势还算平缓,只是这么晚到,不由要做好在狭小空间久坐的心理准备。

下山后停车吃饭,虽是简餐,几样菜也还清淡可口。浩明在我跟前坐下,他不吃。我夸他中文说得好,他说外婆是台湾人,来中国之前,会打电话让外婆教他,妈妈当翻译。看了一眼他栗色的头发,难怪初见面时,便觉他有东方人的血统。

再次启程,云雾散开了些,群山由近至远延绵而去,一溜长云在天际悬垂。浩明伸出大拇指由衷地赞叹:“哇,真美!”儿子忙着拍照。惯见高原景色的帅哥,只静静看着。靠窗小睡,睡一会醒来,清澈的溪水就在车窗边流淌,令人心生喜悦。越向前走,青青草原越宽阔地铺展开,溪水穿过草原,山也青青,牦牛星星点点。帅哥提醒说,这是新都桥。浩明正对着计算机打字,大概是论文。我已有轻微不适,暗暗佩服他在这样的环境里还能工作。

经过如画的草原,经过雅江,继续向海拔更高处迈进。翻越高山,有时一座山曲曲折折绕行许多次,才能翻出去。几经盘旋来到山顶,向下看去,来路依然遥遥可见。有时,一座座小山翻过去,才能到达更高的峰头。这一面面山,仿佛约好了似地着装一致。有时漫山皆是浅棕色的圆形灌木,有时是青翠的小叶片树林,有时是挂着淡绿色长须的松树,有时一棵树也没有,是如奶油般光滑的草山。置身其中,景象瞬息万变。

美景欺人,高反不约而同地来了,浩明先吐,其次是我。帅哥轻声询问浩明,儿子拍拍我的背。高山空气稀薄,人像被缚住似的无力。卡子拉山口,群峰似花瓣层层打开的画面,回程时才又饱览个够。

到了理塘,大巴车离开318国道,继续向南方行驶。经过了一大片石头山,光秃的石头无用地散落着,溪水静静流过,没有人烟。虽如此荒凉,寄托着虔诚祈愿的嘛呢石仍能看见。暮色不知于何时沉降,不知又翻过了几道山,当一道道山被车灯照亮又被丢进黑暗,当于万般疲惫中瞥见一簇洁白的佛塔,那是稻城了。